

# 這一天

石友



## HK 人與事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個「黑色」星期天。

這一天，香港區議會選舉變天。愛國愛港陣營在黑色恐怖下落敗，當選議員只佔區議員一成三，建港派標誌性團體民建聯派出近二百人參選，僅有二十一人當選。其他愛國團體或慘敗或全軍覆沒。而「反中亂港」陣營憑藉打砸燒殺的所謂「光復運動」，綁架騎劫民意，搶奪了八成半的選票，控制了全港十八區的十七區主導權。結果令全城震驚，令善良人潸然，令守法人悲嘆——

這一天，我哭了。  
幾十年為建港獻策建言，  
幾十年為港人謀福求願，  
幾十年落區默默服務辛勤耕耘，  
幾十年愛國護港立志不變，  
驀然間，被出賣被攻訐，  
一個個建港參選者被拉下議事神壇。  
這邊廂，黑白顛倒，是非不分，  
許多人成了暴徒的幫兇，  
令禍國亂港者戴上了議員的桂冠，  
他們脫掉昨日的黑衣換上今日的西裝，  
摘下面罩露出油頭粉面，  
但掩蓋不掉身上散發的火藥味，  
整整一百五十個日日夜夜啊，  
他們打砸搶燒煽動「三罷」，  
妄圖將香港徹底癱瘓。  
他們沒有為社區服務過一時半刻，  
也從沒想過做什麼區議會議員，  
只因他們毀港亂港有功，  
只因他們甘願做英美的鷹犬，  
卸了妝的亡命暴徒首次空降，  
便被反智縱暴者舉上了勝選「寶座」。  
暴徒成了英雄。  
原來皇帝的新衣可以這樣穿。  
世上何為公平，把酒問蒼天？

# 茶語雜談

張明強



## 自由談

這幾年，普洱茶越來越被一些喝茶的人所推崇，更被一些人當成金融衍生品來炒作。許多人都看不懂這樣的市場，感覺到這普洱茶已經不是茶了，變成古董藝術品一樣。當前的普洱茶界，流行着形形色色鮮為人知的故事傳說，各種各樣以訛傳訛的說法，和理論也多如牛毛。自古以來，雲南就是茶葉生產的主要省份，在西雙版納和瀾滄江一帶，還有一說在公元一八〇年就有先民種下了一片片茶樹林，如今成了造福後人的古茶林。

很多人知道，早前的普洱茶主要是提供給西北地區以牛羊肉為主食的邊疆少數民族飲用的。一般漢民族地區很少有人喝，因為這種茶比較寒涼，苦澀且香氣不足，需要一定時間的陳化才能飲用，是一種粗俗的平民茶葉，如今卻搖身一變成了貴族茶，常喝普洱茶，可刮油燃脂，對肥胖者瘦身具有一定作用，而在近些年逐漸流行起來，實際上它的功效被過度誇大，也導致了一些人的盲目追逐。

對於存放了十年二十年以上這樣的陳年老茶，現在有人乾脆叫它「可以喝的古董」，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批到雲南採茶的台灣茶商，他們提出普洱茶「越陳越香」說法，賦予了如酒一樣需要陳釀的概念，於是，喝老茶成為了時尚。近年來，有人追求幾十年上百年前的陳茶，並不惜重金加以收藏，似乎普洱茶的金融概念與作用越來越突出，但有可能忽視了這些「古董茶」的衛生指標。

今年春季，我來了一場說走就走的茶葉之旅，跟着茶商們沿着崎嶇的山路來到茶鄉，深入老寨古樹茶林，去了解感受了一下普洱茶的神奇魅力。也許，在普洱茶的復興問題上，很大一部分人違背了茶葉的本意。古人曾經說「茶之本不過是解渴生津」，所謂茶道不過是「燒水泡茶」四個字罷了。一燒一泡是再尋常不過的生活，一茶一禪卻在茶人心中會讓喝茶人品出另一番人間景象。如今茶農茶商已不再僅僅為了生計而做茶，他們學到了不少現代經營理念，漸漸明白了將普洱茶披上一件件文化外衣的重要性，因為毛茶的文化價值十分稀薄，除了解渴還是解渴，而精緻的茶葉產品價值卻附加了很多茶以外的藝術和文化元素，從包裝、設計、製作、沖泡、倉儲到收藏，背後都有一整套的文化理念，也有不少茶文化藝術工作者為之著書立說推波助瀾。

當然，作為普洱茶愛好者而言，通過了解普洱茶的歷史，應該明白茶是來喝的，不是用來「炒」的，不以品飲為根本，再多的花樣、概念最終都是自欺欺人。最後，用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結束本文，有茶喫，是一種福，有好茶喫，便一種清福……



茶林一景

作者供圖



## 如是我見

乒壇老將波爾，德國人，已經三十八歲，仍然戰鬥在乒乓球比賽第一線。近日，在成都舉行的乒乓球世界盃比賽中，波爾在四分之一決賽中與中國選手樊振東相遇，雖以一比四敗下陣來，但給對手威脅不小。波爾與樊振東相差十二歲，一老一少交鋒，甚為吸引人。

波爾曾不止一次說過，如果沒有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他早就獲得了大滿貫。

一點不假，波爾曾經是中國男子

乒乓球隊的主要對手。大約二十年前，德國乒乓球隊冒出一位優秀的年輕乒乓球選手，左手橫拍，進攻非常凌厲，已多次獲得歐洲冠軍，他就是波爾。在其後的幾年，他曾是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前進的攔路虎。馬琳、王皓等都曾不止一次敗在他的拍下，其後馬龍、許昕在與他交手中也沒有取得全勝。

在波爾之前，國際乒壇還有一位「常青樹」，那就是瑞典男子乒乓球隊名將瓦爾德內爾，中國人親切地叫他「老瓦」。他曾是瑞典乒乓球隊的主力，水平比二號隊員高一截。中國乒乓球隊取得男子團體冠軍曾一度

受阻，那正是「老瓦」的黃金時代。瑞典乒乓球人才匱乏，「老瓦」一直打到三十六歲，波爾比他打的時間更長，揚言要打到四十歲，也許他的願望可以實現。

中國乒乓球是「國球」，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人才輩出，姜永寧、王傳耀曾在國際乒壇顯赫一時。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乒乓球獲得男子團體和男子個人冠軍後，容國團、莊則棟、李富榮、張燮林更是馳名乒壇，長勝不衰。但中國發展乒乓球運動，也顧及世界，在外國執教的中國乒乓球教練已有多人，他們為發展和提高乒乓球運動水平做出了貢獻。

歐洲乒乓球運動員生涯之所以「長壽」，一是他們國家缺乏乒乓球人才，後繼無人；另一是他們的體質好，個人技藝出色，可以堅持到三十幾歲。波爾雖年近四十，巔峰時期已過，但在球場上仍生龍活虎，勇氣不減當年。我們國家則不同，乒乓球十分普及，新人一代接着一代成長，優秀選手不斷湧現。所以我們看到的多是新面孔，聽到的幾乎都是新的名字。

現在離東京奧運會還有八個月，日本乒壇冒出幾名新人，技術出色，他們誓言要戰勝中國選手，奪回乒壇曾經的霸主地位。讓我們為中國乒乓球隊加油。

# 乒壇老將波爾

延靜

# 走進丁香花園

東瑞



## 繽紛華夏

剛剛到蘇州，將至少三公里長的平江路走完，白天，眼前彷彿一直晃動着戴望舒《雨巷》裏描述的那個丁香姑娘，晚上，回到了上海。熱情的秦邀請我們到丁香花園共進晚餐。

一聽「丁香花園」，心咯噔一下。好像世界上最美的意象，都給了這丁香姑娘，究竟有無這位姑娘呢？我沒有問秦。我們只說，這是非常昂貴的地方，晚餐一定很貴，秦說，你們別客氣，其實並不貴，主要有粵菜，可能適合你們，還發來了網絡上的資料。我們知道，這類大有來頭、很有歷史、故事的別墅，講究的是名氣和情調，菜餚好不好已經在其次；主要是曾經見證過不少歷史和社會名流的出入。

記得初來的那一天，原中國福利會出版社社長的顧老師就駕車載我們到此參觀遊覽。坐落於上海徐匯區華山路八百四十九號丁香花園內，最早的一棟樓也稱為一號樓，建築於一八六二年，迄今已經有一百五十七年的歷史，秦請我們到這裏吃晚餐，強調了幾次「這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情調足夠。我們那天在白天隨便漫步，就發現其風格果然不同凡響，感覺上幾棟建築都很有特色，那是將英國鄉村建築和中國江南園林情調設計結合起來的一組花園別墅建築群，顯示出一種中西合璧的經典風格。有關傳說不少，但都和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有關，一說一號樓是他請當時美國著名的設計家艾塞西·羅傑斯設計建成，為的是送給他的第七個（也有說是第九個）姨太太丁香；另一種說法是別墅全屬於李鴻章物業，後傳給他的兒子李經邁作為私邸，一九四〇年李經邁逝世後給其子李國超變賣。其中三號樓和一號樓類似，但二號樓



丁香花園坐落於上海徐匯區，迄今已有逾百年歷史 網絡圖片

乃是船型、美國式建築的後來建築。有關的傳說，不管哪一種，大都和李鴻章家族有關。至於那位被傳得有聲有色的小妾，究竟是第七位還是第九位？一號樓是否李鴻章建來送給她的大禮物，只好姑且傳之姑且聽之了。這些年代已經悠久的歷史，經歷歲月的滄桑，在時代的風風雨雨中有不同使用者和居住者，最後於一九九四年被上海市政府評為優秀歷史建築。最不可思議的是除了主人和其寵妾丁香的傳奇香艷色彩外，一號樓副樓過去還藏了不少圖書，命名為「望雲草堂」，藏者全部捐出，最後由復旦大學接手。那天我們還匆匆逛了一下花園的園林部分，實在不小，總共二點〇四萬平方米的面積，建築面積佔了二千九百三十四平方米。園內有精緻巧美的小亭、湖泊，草木萋萋，花園錦簇，在初冬的微寒中，依然精神抖擻。我們看到圍牆蜿蜒開去，猶如長長的臥龍，那確實是一條巨龍龍身的延伸，將鬧市和靜園儼然隔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那晚顧老師帶我們和劉以啓夫人及其外甥女一行人在丁香花園隨意遊逛了一圈，沒有在此園吃飯，卻是在另一家叫「席家花園」的別墅用餐，事緣中國福利會出版社的余社長已經在那裏預訂。舊上海留下了不少高官各式不同風格的別墅，如今變

身為餐廳的不計其數。席家花園是其一，丁香花園也是，而且是很著名的一間。想不到我們也能和這樣一間「有故事的地方」進晚餐。

只因了秦。秦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性。說來話長，香港有一個擁有多不讀者的以世界華人為讀者的網絡，曾經引起了秦的關注，她欽佩海外華人的情懷，曾經多少贊助了該網絡，也因此和不少僑友熟絡起來。七八年前我們到上海開會，秦就接待過我們，那是二〇一二年冬季。秦請我們到上海靜安寺一家很特別的、半個身子建築在湖下的印尼餐廳進晚餐，順道跟我們講了她的一點個人故事，我將那個故事思考了很長的時間，整整一年後，才根據她的故事改編，寫成了一篇短篇《靜安寺那水光燈影涼涼的夜晚》，沒想到這一次，遙隔七年後，也是在冬季，在一個充滿了傳說色彩的有着百餘年歷史的特色建築丁香花園，秦請了我們來，多少也是對流逝了的似水年華的一次致敬和懷念吧！

說來朋友能長久，也是要看緣分，彼此喜歡對方，談得投緣最為重要。沒有所求，沒有目的，越是能將友情延續到天長地久。久違了上海，一旦成行，就需要在禮節上一一通知親朋好友，不求接風洗塵，但求見見闊別多年的容顏是否依舊，鬢髮邊添

加了幾許霜雪每個人都會有，最重要的是心境依然年輕；然如今社會上都將見面寒暄的時間安排在一次飯局上，旨不在菜餚如何，而在於見面時的一種形式，說鄭重一點就是現代人的迎客禮儀，這我們也是知道的，只望隨意一點，通常也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

相遇在冬季。秦客氣、出手慷慨，她請她弟弟開車，我們同往蘇州玩。這日天氣奇冷，天上又下着毛毛细雨，氣溫只有七八度，姐弟倆就載我們從上海出發，途中在設計得猶如澳門的威尼斯人一樣的陽澄湖休息一下，拍拍照，就直接到蘇州，匆匆忙忙遊覽了一天，就在下午三點半又從蘇州趕回上海。入城，上海已經華燈初上，車水馬龍。途中，載秦的女兒上車。

我們逕自到丁香花園，那院子裏已經泊着不少車子，都是來吃晚餐的。走向二號樓的「申粵軒」，那裏地下設計成一邊的紅磚牆，一列長廊顯得舒適雅緻，燈光柔柔，窗簾古典，座位鏗亮，散發出歲月磨礪的光澤。從落地長窗望出去，依稀看得到丁香花園在暗淡的燈光下草木扶疏、花影浮動，如果在此午餐，那些動人的景色會看得很清楚。在這粵菜館提供的是以粵菜為主，也有部分上海菜，粵式比目魚、燒肉、叉燒、涼瓜等等，都做得地道可口。我問，不叫中粵軒？秦笑道，不是，是中粵軒。看到我抓手機想拍攝窗外風景，秦說，下次你們到上海，我們找個好天氣去吃午飯，丁香花園的景色很美，有故事的地方值得再去。我笑了笑，好的，你拚搏成功的故事比丁香花園的傳說更精彩，這一次暫時只是聽到了一半，我們還想聽全部呢。

走出丁香花園，上海的夜開始深沉，更冷，街上全都是急匆匆趕回家的人了。

# 序生時不負樹中盟

黃秀蓮



## 文化什錦

二〇一九年，這年份真讓粵劇戲迷為之神傷。三十年前，戲迷情人任劍輝女士捨萬戲迷而去。銅山一崩，洛鐘齊應；喪音一響，四海同悲。從香港到海內外，從平民百姓到社會賢達，哀思綿綿，追念滔滔。那「書生」風骨，那人間清氣，竟能如此撼動人心。

「駙馬盜墳墓收藏」，黯然銷魂，無奈作別。其實，在一九六九年之後，任姐已告別藝壇，「書生」歸隱，其藝術成就也在那一刻完成、凝定。戲棚紅氍毹上與片場水銀燈下，已消失了一道身影瀟灑正氣乾坤的風景。歌，給她唱得神韻氣足。角色，給她演得活靈活現。風流，給她願願揮灑了。氣場，給她充盈了。駙馬周世顯從明朝歷史復活過來，活生生於戲劇史上，永垂不朽了。

任姐逝世三十年了，盛名果然不減，戲迷痴心依舊。研究任姐藝術成就的學者與日俱增，專書、講座、研討會、展覽等相當頻繁，這文化現象說明了道理：一個偶像，若經得起時間考驗，大江東去，浪花淘盡，砥石不倒，中流屹立，則其本色實力必然超乎千里，拔乎千丈，昂然挺立於永恆那一端了。

「待千秋歌讚駙馬在靈牀上」，我這小小戲迷，在跟任姐永別之時，曾以「灑淚暗牽袍」一文悼念。時間考驗任姐的功力，亦考驗我的馬力。這本情意深深，頁數薄薄的小書，或可紀念三十年祭。

白雪仙女士曾說過，她最怕九字，因為在九字那年份，唐滌生、她的慈母與任姐相繼去世。一九五九年，唐滌生去世！四十二歲的才子，風華正茂，創作到了巔峰，其戲人人爭看，其歌人人爭唱。他還有許多寫作計劃，許多創意，許多夢想，許多動人心魄的歌詞……尚

待如筆一揮。天呀，竟在《再世紅梅記》首演之夜，突然魂離。變生不測，措手不及，叫人驚痛。仙鳳鳴劇團痛失核心領袖，樑傾柱摧，當時任白波常常三個人抱在一起痛哭。多年後，仙姐猶嘆「知音再復尋，濁世才未眾」。

文星隕落，至今剛好六十年了，唐滌生的歌詞家傳戶曉的程度，達於有井水處，幾乎即能歌《帝女花》、《紫釵記》。一個甲子以來，香港粵劇團演出的劇目，多半以唐滌生的遺作為主，尤其是仙鳳鳴幾齣戲寶，則唐滌生心力所傾，精魂所寄，於梨園已化為紅梅朵朵了。

唐滌生劇本的風格，是愛情不渝，仁義不讓，主題壯美，人物生動，布局細緻，刻畫細膩，文采斐然，曲文高雅，對白精警，讚美傳統價值觀卻又沒有說教之病。常吟常唱其歌詞，不只覺得齒頰生香，更感覺到掌心溫熱。那才子燃燒自己的生命，燒盡了自己，卻留下火烙，照亮粵劇。



年輕的任劍輝（右）與白雪仙 作者供圖

六十年彈指而過，仙鳳鳴劇團當年創造了粵劇盛唐之世，奈何人事代謝，除了仙姐和任冰兒女士外，尚在人間者已不多了。幸而仙姐體力仍健，對粵劇矢志不移，在紀念任姐的大日子，推出多場日新又新止於至善的戲寶。「生時不負樹中盟」，當年指着拿樟樹所說之盟，仙姐何止不負，簡直完美履行了。

「梨園生輝」，維多利亞港碧波蕩漾，一時間多少豪傑，我這受惠不淺的後學，只希望藉此書紀念天上的唐滌生和任姐，和祝福人間的仙姐。